

在非洲淘金的中國人：不僅賭錢還賭命 習慣帶些現金

北京時間3月19日，中非共和國中部地區一處金礦遭武裝分子襲擊，目前已造成中國公民9人死亡、2人重傷。令人震驚的襲擊事件發生後，在非洲的中國“淘金客”也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3月20日，潮新聞記者聯繫到幾位在非洲從事礦業開採的中國人，聽他們講述了自己的淘金故事，那是一場豪賭，有人一夜暴富，有人血本無歸，還有人失去生命。

位於非洲大陸中心區域的中非共和國經濟發展落後，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但該國的礦產資源非常豐富，擁有極具誘惑力的鑽石、黃金、鈾等多種價值不菲的礦藏，且儲量巨大。

據媒體報道，此次遇襲的是位於班巴里市的一家金礦，這是一起針對中資民營企業的武裝襲擊事件。班巴里市市長阿貝爾·馬奇帕塔向法新社證實，該礦最近才開始生產。

“遇襲的是一家新來的礦企。”陳星(化名)在中非一家開採金礦的中資企業工作，她告訴潮新聞記者，班巴里是中非中部地區重要的交通樞紐，一直是叛軍盤踞的區域，各種危險活動在此區域頻繁發生，所以此前那里並沒有什麼礦企。

陳星透露，此次遇襲的礦企擁有兩個礦區，“但聽說只雇傭了10個左右的‘保安’。”在她看來，由於當地局勢緊張，10個“保安”看顧兩個礦區，顯然安保力量不足。陳星所在企業與之相比，雖只有一個礦區，但“保安”數量多出數倍。

中國駐中非大使館今年3月已經兩次提醒位於首都班吉以外地區的中國公民立刻撤離。“礦區一般位於外省，礦企總部則設在首都班吉。”陳星說，他們把首都班吉以外的其他地方稱之為外省，班吉相對來說，要安全得多。

事實上，2019年，中非政府才和該國14個武裝組織簽署和平協議。隨後，中國的礦業企業才陸續落戶中非。

“在中非淘金的主要有三類人，分別是中國人、俄羅斯人和盧旺達人，其中，中國淘金客屬於個人的投資行爲，其他兩國則是國家投資。”陳星介紹，比起周圍的剛果金、乍得等國家，中非的淘金熱才剛剛興起，大概有十來家中資企業。

“當地人會認為中國人有錢。”陳星回憶，2018年至今，有三家中資礦業公司發生過類似事故，就在幾天前，有槍手在中非西部與喀麥隆接壤的邊境附近綁架了三名中國公民。

2018年10月，4名務工的中國公民在中非共和國西南部城市索索-那孔波市被暴徒襲擊，3人遇害身亡，1人重傷。當地憲兵隊同時遭到圍攻和洗劫。

陳星的感受是，大部分礦企老闆的安全意識太薄弱，直到出事才會重視起來。尋着“一夜暴富”而去，說到金礦，難免讓人想到曾經輿論的焦點，也是極有名氣的非洲“淘金客”——廣西“上林幫”，他們前往的是非洲的“黃金海岸”加納。

早在21世紀初，廣西上林就流傳着這樣一則故事，當地有人帶着全部身家到非洲加納“淘金”，短短幾年時間，身價上億，買房買車。

隨着“一夜暴富”的故事四處流傳，上林人逐漸按捺不住淘金的慾望，從2006年開始湧入非洲加納。

“2006年時開始有上林人去加納，不少人確實在回來後發家了。”2012年正月初六，上林縣的黃煥中攢了些資金，向一個朋友交了2萬元錢後，也前往了加納庫瑪西，並成爲了一個淘金工地的合夥人。

到加納後，黃煥中發現，並非每塊地都有黃金，一夜暴富也只是個例，很多淘金客虧本嚴重。一年半後，他選擇回到上林，“沒掙沒虧。”

“確實是這樣的情況。”在陳星看來，要想在非洲這片土地上實現“淘金夢”，運氣成分居多，“我們公司在這邊兩三年了，目前仍處於負債的情況。”他們在公司承包的礦區中，“還沒有找到金子在哪兒。”



當然，在非洲，陳星也聽說過某採金礦的公司“一夜暴富”的真相，一個月純利潤有兩三百萬人民幣，大家腰包鼓鼓，但這僅是少數，用“淘金夢”這個詞形容可謂恰如其分。

隨着當地政府對礦業越來越重視，相關政策也逐漸收緊，現在想要拿到礦證，順利開採並不容易。陳星說，“前幾年，可以拿下非常廣闊的土地進行開採，如今最多只能審批到5平方公里。”

“不僅是加納、中非，在非洲各國‘淘金’的中國人，數不勝數。”在非洲做採礦設備生意的徐州人劉先生，在二十年里跑了不少非洲國家，把大量採礦設備送到非洲。

“只要有錢，到了哪里都能開採。”劉先生告訴記者，不少淘金客是三五人合夥，承包一片礦區進行開採。“即使是礦區的普通工人，在國內一個月或許只能賺五六千，但在非洲是兩萬元左右。”

2022年6月，他曾跋山涉水9個小時，探訪在非洲利比里亞熱帶雨林中淘金的中國人。在劉先生記錄的探訪視頻中，9名淘金客生活與工作都在一艘船上，船上的採礦設備24小時不停運轉。

“一個月開採一公斤黃金，每天成本費用差不多20克黃金，包括工資開銷、油料、辦證等。”淘金客王田(化名)面對鏡頭說，因金子分布不均，也有好地方一個月產量是6公斤黃金。非洲淘金是一場豪賭。

可以說，非洲淘金是一場豪賭，不僅賭錢，還賭命。非洲大陸被戰爭、瘟疫、貧窮籠罩，這里有“一夜暴富”的財富神話，但也是一個讓無數人血本無歸，甚至丟掉性命的“悲慘世界”。

“看到賺錢的，也看到虧本的，一半一半吧。”劉先生認識許多在當地採礦的中國人，他說，不管是搞礦山，還是搞沙子，都有把命留在那里的。

“如果與當地黑人有糾紛，就很可能成爲被針對的對象，也許遭遇搶劫……這些都可能面臨死亡威脅。”劉先生說，2018年，自己也曾曾在非洲某國家被搶劫，“他們拿着槍來搶，油、設備都被搶走，我們就安靜地看着他們搶。”所以，我總習慣性帶些現金在身上。

陳星在首都班吉工作，“這邊治安已經算是最好的了，但還是面臨搶劫和偷盜的風險，所以一般外出時都會帶上保安，晚上都是不出門的。”

此外，由於天氣炎熱，加之整體醫療水平低下，若是一不小心染上疾病，就有可能喪命，許多淘金人也因此永遠倒在了淘金路上。

除了疾病與搶劫，有的淘金客還要面對被驅逐的風險。2013年，非洲加納當局就發起了“清理非法採金”的行動，前後共有169名中國籍的非法移民因爲涉嫌非法採金而被當地警方逮捕。上林人黃煥中算是幸運的，2013年，他及時地回到上林，躲過了被加納軍警強行驅逐。

然而，陌生的國度里，惡劣的環境下，即使面臨死亡的威脅，淘金客們卻始終沒有停下腳步。在劉先生的視頻里，于淘金船上生活了三個多月的王田稱還未遇到過危險，“有聽說其他人遭遇過搶劫，會有十多個人拿着土槍和砍刀。”

在淘金客的眼里，可能丟掉性命的風險，也許永遠抵不過一句“好賺錢”。

華裔女坐車裏玩手机 竟被公然槍頂頭搶劫



3月17日(上周五)下午6點30分左右，陳女士帶着孩子到亞凱迪亞商場(Arcadia mall)購物，當抵達停車場後，由於孩子睡着了，不忍心吵醒孩子，便打算等孩子醒來後再去逛，自己則打開一半車窗，開始玩手机。

此時有一名西裔男子在車外晃悠，突然轉身並透過半開的車窗，把槍伸進來威脅陳女士說：“give me everything now.”陳女士一下沒反應過來，還以為是對方面問路，讓對方再說一遍，直到看到對方的槍口才反應過來。

陳女士說，劫匪年約40歲左右，中等身材，體型較強壯，身穿黑色衣褲，藍色圍巾遮住一半的臉，戴黑帽子和銀色絲質手套。

劫匪勒令陳女士打開手提包，不過包裏並沒有現金，只有銀行卡和ID等，劫匪不滿足要求打開汽車中控箱，陳女士不希望不要吵醒孩子，但是劫匪惡狠狠地說道：open it, or do you want me to shoot you in front of him?(快點，你不想我當着孩子的面對你開槍嗎?)

中控箱里也沒有現金，劫匪搶走了陳女士的手提包。慶幸的是，劫匪沒有搶走手機。劫匪一離開，陳女士立即報警。

根據陳女士描述，警察在2分鐘之內就趕到現場，並鎖定兩名騎摩托車逃跑的嫌犯，爲了逃避追捕，他們分別朝兩個相反的方向逃跑，最終警察只抓住了其中一人。據陳女士辨認，被抓的那人不是搶劫她的人，而是其同夥。

華人要注意，亞凱迪亞商場最近經常有劫匪，去逛街務必注意。不久前還有一名開保時捷的女子被劫匪襲擊毆打。

其實，坐在車里玩手机是許多華人家長常

干的事，比如送孩子去上課外班，也就一個小時的時間，許多家長都會坐在車里玩遊戲或者刷劇。我們此前也報道過，在羅蘭崗明珠廣場，有華裔家長送孩子去上課外班時，自己在車里玩手机，突然遭到砸窗搶劫，幸好這位家長是一名身高近1米9的壯漢，劫匪也嚇得急忙逃竄，甚至連紅綠燈也不顧了，闖紅燈逃跑(詳情點擊：好樣的！羅蘭崗華人遇到砸車盜竊，開車猛追，劫匪慌不擇路闖紅燈逃跑)。

假如這位家長是媽媽的話，劫匪砸窗不成會不會變成公然搶劫呢？想想都令人不寒而慄。

陳女士總結了經驗教訓，表示在停車場一定要注意觀察周圍的情況，她的窗戶開了一半，讓劫匪搶劫得逞。除此以外，要冷靜觀察劫匪的特徵，事後詳細告訴警察，有利于警察追賊。

警察最後問陳女士，是否要起訴劫匪？陳女士表示要，要起訴判刑，要讓對方爲此付出代價。

在硅谷裁員大潮中的華裔員工，越往後運氣越差

硅谷的科技公司去年以來就在輪番大裁員，頭一批被裁掉的幾個月之內便找到了新工作，可越往後，運氣越差。華裔員工的命運同樣如此。

新冠疫情期間亞馬遜擴招數十萬人

過去的幾年里，因爲美國政府一系列刺激經濟的政策，硅谷大型科技公司的股價水漲船高。碼農們既可以拿到高額的報酬，又能在寬鬆自由的環境里享受良好的福利和極大的工作自主性。一時間，計算機科學成爲了中國留學生中炙手可熱的專業，科技公司也成了華人最向往的去處之一。

但從去年開始，科技股價格大幅下跌，全球經濟走勢疲軟，硅谷的幾家大型科技公司如谷歌、亞馬遜、Meta等也進行了一輪又一輪的裁員。

亞馬遜員工白先生和上級反復確認之後，得到了自己組在這次裁員中暫時安全的消息。在3月20日，亞馬遜首席執行官通知員工未來幾周將再裁員9000人，而上一輪裁員剛剛結束不久，那一批裁掉了超過1.8萬名員工。

“但是也不能就這麼放心下來”，他告訴記者，“沒有人是絕對安全的，這次要裁員的雲計算組，就是亞馬遜最賺錢的項目之一。”這兩輪裁員主要是針對零售、雲計算、廣告、人力資源、Twitch直播等部門的員工。

疫情期間，因爲網上購物的需求大大增加，僅僅在2020年，亞馬遜就擴招了約50萬人，在2021年又續招了約30萬人。白先生說，不過，當2022年的財務數據出爐時，亞馬遜錄得了27億美金的淨虧損，通過裁員來縮減開支就是一個無法迴避的話題。他表示這幾天，無論是和同組還是和其他部門的同事開會，感覺有些人心惶惶。手頭幾個想要在新一年開展的項目也都進展緩慢，大家都害怕“多做多錯”，所以非常謹慎，會議上大家的發言也非常小心，針對一些細節反復討論，但都不敢拍板做決定。

白先生在去年入職亞馬遜前，看到許多在科技大廠的朋友工作非常輕鬆，享受着完善的福利，工作也非常自由：“2020年，我和幾位在谷歌和Meta的朋友同住，他們每天花四、五個小時就能完成所有工作。疫情期間不能出門，大家心情不是都很低落嘛，他們有時候說心情不好，就可以不去參加電話會議，還能用公司的福利看心理醫生。”正是這樣的高福利

和高收入吸引了原本不是學編程的白先生，調整自己的職業規劃，學習編程，入職科技大廠。但他自嘲說自己挑了個最不好的時機，剛入職不久就遇到裁員潮，沒享受到高福利，卻“享受”到了碼農們的焦慮。

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裁員 1.2 萬 未雨綢繆

在谷歌工作的 Grace 幸運地“躲”過了今年1月份的裁員。1月份，谷歌宣佈裁員約1.2萬人，約佔全球員工總量的6%。

Grace 說自己沒有被裁員，只是運氣好。她認識的被裁員的員工中，既有剛入職不久的人，也有工作過十年以上的老人，有剛離職不久的工作表現不錯的人，也有負責一個組的領導層。員工中對裁員標準有不少推測，但是也並沒有發現一個確定的標準。

她告訴記者，自己從去年8月份硅谷裁員潮初期，就開始蒐集和整理各種資料。她在過去的幾年里都在幫助少數族裔女性進入科技大公司工作，以mentor(導師)的身份爲她們提供各種建議，也爲她們內推各種職位。裁員潮開始時，她和幾位朋友開始整理還在招人的公司的信息，幫忙整理能增加求職成功率的面試問題等資訊，隨着裁員潮的持續，加入整理這些資料的人越來越多。

她告訴記者，現在已經有好幾個谷歌文檔，大家都可以查看，也可以添加資料，文檔中寫

上千家公司的裁員和招聘的情況。算是碼農們自發進行的一種互助。平時有認識的朋友被炒了，她也會主動幫對方聯繫移民律師等，覺得越是在這樣的時刻，越是應該抱团取暖。

臉書母公司已向四分之一員工說再見 重新入職

Yang 是去年8月被裁員的碼農中的一員。她接受採訪時說道，甚至有點慶幸自己是在裁員潮早期被裁員。“當時，招人的公司還算多，除了亞馬遜和微軟，也有不少中型公司和初創企業。”

她拿到的遣散費可以保證她在接下去的幾個月里不用擔心生活開支，但因爲她所持有的H1-B簽證的要求，她需要在60天的寬限期里面找到工作，不然就需要離開美國。“如果有身份的話，就不用這麼着急，我有一些朋友被裁員之後，拿着遣散費去休了幾個月的假，”她說道。

知道被裁之後，她按照朋友的指點，先在公司請了一段時間的無薪假，等於是延後了離職日期，延長了找工作的期限。然後立刻打開領英網站，查找各大公司的職位空缺，並且搜索校友等稍微有關係的人，詢問是否可以內推。

兩個月的時間里，她每天早晨起來就是改簡歷和練習面試時的題目，規定自己每天一定要投出去兩份簡歷才能睡覺。她說自己收到的面試還比較多，原本心態還算篤定，但隨着後來大廠被裁的員工越來越多，她明顯感覺到面試時的競爭變大，對方給出的待遇也有下降的趨勢。她最後爲了防止過了寬限期不得不離開美國，簽下了一份比她原本工資和待遇略低的工作合同。

“我拿到了新的H1-B簽證，覺得算是有驚無險吧。當然那兩個月

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數據顯示，去年7月到10月裁員潮中被炒掉的人里，有70%以上的都在三個月內找到了新工作。有超過半數的人新工作的收入比原本的工作更高。

高福利的快樂工作時代不再

但今年1月被Meta裁掉的小雨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她告訴記者，現在還在招人，公司非常少，有時候偶爾有幾個空缺職位，也是針對有特殊技能的人才，而且很快就能招到人。

幾輪裁員之後，每個人的工作量都比以前大了一些，疫情期間工作並不繁重還能享受到各種福利和補貼的日子看起來是一去不復返了。

她現在依然在努力聯繫熟人推薦職位給她，但有好幾次和好久沒聯繫的朋友聊天，才發現他們也被炒了。

“而且不光是碼農被炒了，我一些做市場營銷，或者做金融的朋友也被炒了，”她告訴記者。

這次的裁員潮並不局限於硅谷的科技公司，諮詢行業巨頭埃森哲於3月23日表示將裁員1.9萬人，而迪士尼也表示將在未來的幾周內解僱至少4000名員工。華爾街的金融機構如摩根士丹利、高盛等也都進行了裁員。

